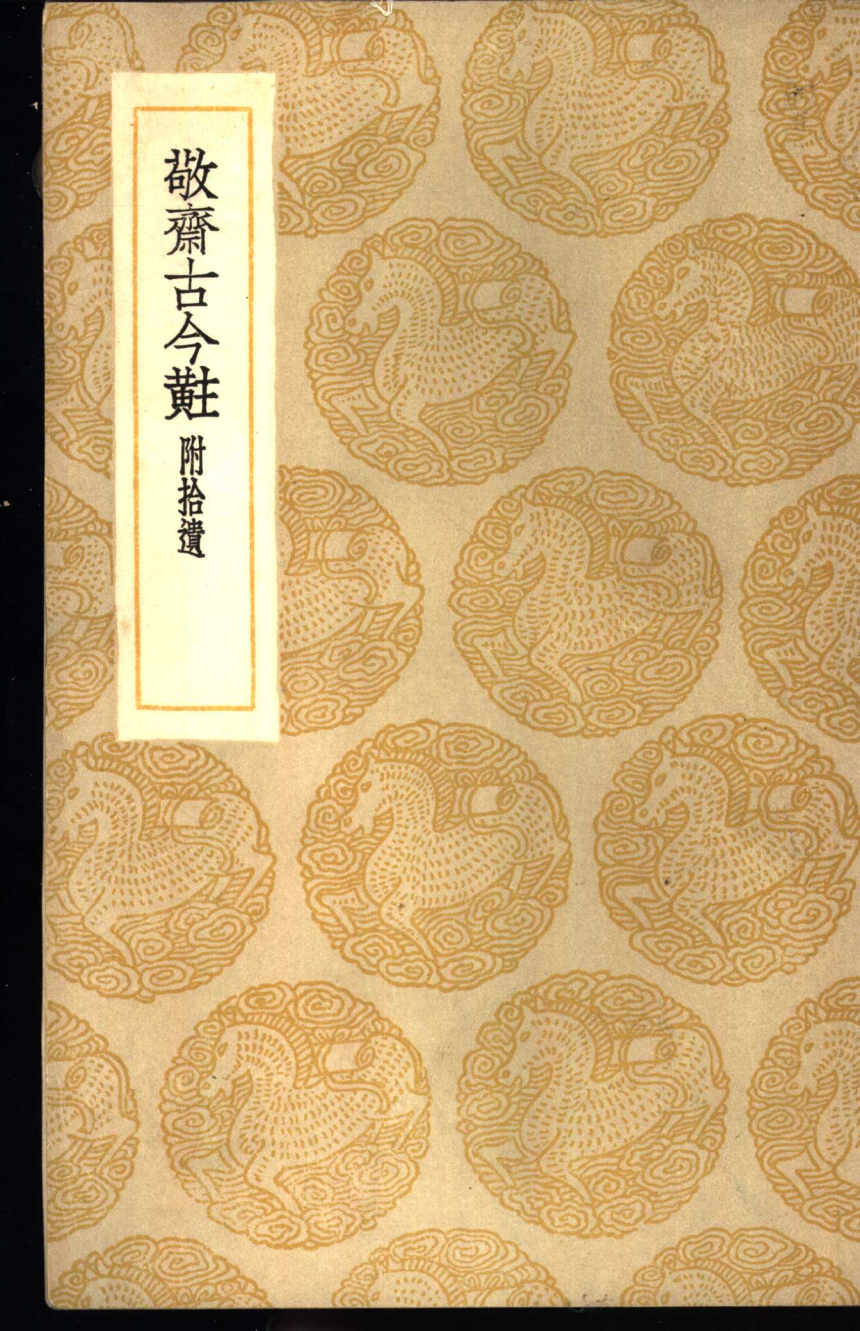


敬齋古今註

附拾遺



敬齋古今註

附拾遺

李治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敬齋古今註

附拾遺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李

冶

發行人

王

上海河南路
雲南

五

印刷所

商

上海河南路
務印書館

館

發行所

商

上海及各埠
務印書館

館

通

★C六二九四

張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AWT 182

ABS 31 / 105 3

敬齋古今註

本館據聚珍版叢書本排印初編
叢書尙有海山仙館叢書本叢輔
叢書本皆爲覆聚珍本

御製題敬齋古今註有序

永樂大典聚書雖多而依韻雜排割裂凌亂以有用之書散置無用誠可惜已茲命詞臣重加校錄裒輯于零斷之餘率多善本古今註其一也此書目見于元史者凡四十卷今所收雖僅五之一而四庫臚編具有條理仍不失爲完書且辨析疑義折衷釐正尤極精審洵散篇中之最佳者至李治以註名書惟取義于不外聽予則以註續塞聰有合于君臨之道因題什而序之

韻分書割太無端不學從來致浩歎哀散排全資翰苑連珠集腋得神完覃研喜見仁卿字治著典核應同觀國主看方朔創言蘊古衍雖註續塞耳而聽于無聲張蘊古大寶箴語釋文永惕作君難

敬齋古今薈目錄

卷一

經類三十三條

卷二

經類三十四條

卷三

史類四十六條

卷四

史類三十九條

卷五

子類三十三條

卷六

子類二十一條

卷七

集類四十二條

卷八

集類四十五條

臣等謹案敬齋古今註元李治撰治字仁卿自號敬齋真定欒城人金末登進士第辟知鈞州金亡後家于元氏世祖屢加禮聘最後以學士召就職朞月以老病辭去事蹟詳見元史本傳此書原目凡四十卷其以註名者案漢書東方朔傳註續充耳所以塞聰師古注謂示不外聽治蓋專精覃思穿穴今古以成是書故有取于不外聽之義元史本傳邵經邦宏簡錄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俱作古今難當因字形相近傳寫致訛文淵閣書目題作宋人則又其攷核之不審也治此書專爲攷訂而作取載籍疑義一一詳辨其間偶疏者如以目擊道存解孟子不下帶比擬頗爲失倫又論匈奴傳單于乘騾遁逃渚化帖漢章帝書尙沿舊說又論小雅每懷靡及一條禮記鄭注溫藉一條皆參雜韻語成章亦不免涉文人狡獪之習然其記問潦通于千古沿訛習謬之故實能鉤深索隱而洞見其所以然故其說經自漢唐諸儒傳疏以逮程朱緒論皆折衷會通無所偏主其論史及子于司馬遷班固范蔚宗司馬彪令狐德棻歐陽修等紀錄之非楊倞李軌朱成成元英王冰等注釋之誤無不剖別是正其評詩文于訓詁之異同體製之正變抉摘亦極爲精密在宋元說部中典核可比孫奕王觀國博瞻可比洪邁王應麟其他實未有能過之者也治著述最富今惟測圓海鏡尙有傳本

餘多亡佚。此書散見于永樂大典中者。雖不及什之四五。然菁華具在。猶可藉以攷見崖略。謹裒綴排次。依經史子集。以類分輯。各爲二卷。編訂成帙。俾不致泯沒于讀書者旁。參互證之功。實不無裨助云。乾隆四十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侍讀臣紀昀

侍讀臣陸錫熊

纂修官庶吉士臣平恕

敬齋古今莊卷一

元李 治撰

卦有六爻。初二三四五上也。卦有六德。剛柔仁義陽陰也。自下而上。以之相配。則初爻剛。二爻柔。三爻仁。四爻義。五爻陽。六爻陰也。只以乾一卦推之。便盡此理。

天體正圓如彈丸。地體未必正方。令地正方。則天之四遊之處。定相窒礙。竊謂地體大率雖方。而其實周匝亦當圓渾如天。但差小耳。又地體凝然不動。顯著直方之德。亦得謂之方也。故乾卦不言天圓。而說卦則云爲天爲圓。說卦不言地方。而坤卦則云直方大。

坎卦彖辭。水流而不盈。第五爻辭。坎不盈。王輔嗣以前爲險陷之極。以後爲險難未盡。雖彖爻各爲之說。而中閒自有條貫。不可亂也。知此水流而不盈。專指九二言之。

歐陽公不信周易繫辭。而于序卦則未嘗置論。豈于十翼舉皆不信。略摘其一二而言之歟。將各有其說。或間有可否于其中也。夫六十四卦。固有伏見翻置者。亦有彼此對待者。必以爲聖人一一而次第之。則殆有牽強之累。必以爲後人所述。特託孔子之名。以取信于世。則是輕以誣聖牘也。與其誣之。毋寧信之。此蓋孔子見古之易書。其諸卦前後相聯。悉已如是。因而次第之。以爲目錄云耳。初非大易之極致也。或者欲以此爲義文之深旨。則謬矣。

郭兼山先生說。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六之則三十六。又四之則九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六之則二十四。又四之則六也。故曰九六乾坤之策。此其言六者。卦別六爻也。所得則每爻之正策也。言四者。策以四揲也。所得則老陽老陰之正數也。義固然矣。然兼山先言大數。而次言六之四之者。皆非也。正當云。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三十六。又以四揲而一。則得九。是謂老陽。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如卦別六爻而一。則得二十四。又以四揲而一。則得六。是謂老陰。如此則爲相應耳。蓋算術凡言幾之者。皆爲相乘。非相除也。

陰陽相配之物。而老少又必相當。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老陽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老陰也。老陰老陽。相得爲三百六十。則周蓍之日也。乾之策一百六十有八。少陽也。坤之策一百九十有二。少陰也。少陰少陽。相得爲三百六十。亦周蓍之日也。借使老陰少陰爲耦。則得四百有八。課于周蓍之日。爲多四十有八。使少陽老陰爲耦。則得三百一十有二。課于周蓍之日。爲少四十有八。多亦不能成歲功。少亦不能成歲功。蓋陰陽不相當也。然其過與不及。皆適均于四十八者。陰陽老少之數。皆相隔者二。而乾坤每爻之策。皆二十四。二之二十四。計得四十八也。以是推之。老陽多于老陰之策七十二。則陰不及陽者二爻也。少陽少于少陰之策二十四。則是陽反不及陰者一爻也。陰不可太過。陽不可不及。故于乾坤之策。不取少陽少陰。而專取老陽老陰。三百八十四爻。不取七八。而獨取九六也。

王弼既注易。又作略例。上下一篇。唐四門博士邢璣爲之序。有云。臣舞象之年。鼓篋鱣序。按禮記內則云。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鄭玄云成童十五以上又云擊鼓警衆乃發籩出所治經業又後漢楊震傳鶴雀銜三鱣魚案鶴雀原本作冠雀今據後漢書改正飛集講堂前鱣音善然則璿自謂年十五始入學也唐邢璿注王弼周易略例其自序云孔丘三絕未臻區奧劉安九師尙迷宗旨以劉安而齒孔子邢子可謂不知類矣

伊川易傳曰下愚而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于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李子曰下愚畏威而寡罪爲與人同而知其非性之罪則聖人之生知賢人之克己亦非性之功也由是言之性無與于賢愚惟盡性者有能與不能耳

晦庵語錄論周易多說占得此爻爲君子之行則吉爲小人之行則凶是有近于兒童之說易三百八十四爻何者不然繫辭所謂吉凶者貞勝者也又云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豈有爲小人之行而獲吉者耶晦庵議論必不出此此等直傳聞之誤

孔安國尙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是以三墳當三皇五典當五帝也然攷之司馬遷史記則云嫫力追反祖爲黃帝正妃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囂是爲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生高陽是爲帝顓頊也顓頊崩而玄囂之孫高辛立是爲帝嚳嚳父曰蟠極蟠極父曰玄囂玄囂父曰黃帝自玄囂至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卽帝位高辛子顓頊爲族子娶陳鋒氏女生放助娶姬訾氏女生摯帝嚳崩而摯代立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助立是爲

帝堯。又曰。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生舜。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爲庶人。司馬遷所記止此。而所謂少昊者。絕不稱道。甚可疑也。按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云。少昊卽黃帝子青陽是也。又春秋左氏傳文公十年少昊有不才子。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注云。少昊。金天氏之號。次黃帝。然則黃帝崩後。少昊卽位。爲得其實。故孔安國以黃帝爲三皇之末。以少昊爲五帝之首。而次及高陽高辛氏也。今司馬遷乃云黃帝崩葬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爲帝顓頊。顓頊崩。帝嚳立。帝嚳崩。帝摯立。帝摯崩。而帝堯立。帝堯崩。而帝舜立。是黃帝歿後。殊無名少昊者也。則諸書何爲備數以爲五帝乎。蓋玄囂卽少昊氏。而司馬遷謬誤不載錄耳。司馬遷又謂玄囂是爲青陽。降居江水。此又妄也。當是昌意先降江水。後降若水。司馬遷旣不以玄囂爲少昊。謬謂青陽降江水。昌意降若水也。皇甫謐云。黃帝在位百年而崩。而通鑑舉要曆云。黃帝在位六十五年。謐又云。顓頊在位七十八年。舉要歷云。顓頊在位一十八年。豈少昊在位之年。或在黃帝六十五年之後。或在顓頊一十八年之前也耶。西伯戡黎。奔告于受。孔安國傳云。受。紂也。音相亂。然黎則今之黎城。史記作者何也。豈亦以音相亂乎。皆不可必也。

五福六極。皆指人事言之。晉五行志說。凶短折。則謂人殤曰凶。禽獸曰短。草木曰折。推原箕子之意。寧復有此。若福極之事。兼飛走草木而言之。則夫五福之中。若富與攸好德。六極之中。若斃與貧。豈飛走草木亦有是耶。

嚶嚶草蟲。趨趨阜螽。注云。與也。嚶嚶聲也。草蟲。常羊也。趨趨躍也。阜螽。螬也。箋云。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異種同類。猶男女嘉時。以禮相求呼。疏曰。以興以禮求女者。大夫。隨從君子者。其妻也。正義曰。釋蟲云。草蟲。負螬。郭璞曰。常羊也。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釋蟲又云。阜螽。螬。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兖州人謂之螬。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一物者。案以興以禮求女。孔疏。釋蟲云。阜螽。負螬。至此是毛傳下孔疏。李治引之。既稱疏曰。又稱正義。若兩人之說。失于不檢。李子曰。草蟲。正言草中蟲耳。阜螽。卽蝗類。草蟲嚶嚶而鳴。阜螽躍而從之。蓋以類相求也。說者既以草蟲爲螽。又以螽爲蝗。又難以常羊。負螬。螬。螽子之屬。卒無定名。師說相承。五經大抵如此。學者止可以意求之。膠者不卓。不膠則卓矣。又中華古今注曰。結草蟲一名結草。好于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窟。處處有之。

詩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書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予台。卬。我。吾。五者一也。而于一二句之內。言之各異者。或指我身。或指我心。心身從異。輕重之辭。

氓之蚩蚩。毛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此殊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攷其詩。則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及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此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也。夫其人也。又豈有敦厚者哉。若曰。氓之始來也。詐爲是敦厚之貌。而實相誑誘。意或可通。然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有蚩尤者。蓋以其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

渾敦窮奇。樛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蚩蚩爲敦厚。則真臆說耳。不足據也。

國風方秉簡兮。贈之以芍藥。貽我握椒之類。皆以爲外藉芳香可翫之物。持贈所懷。旣以盡其交結往來之懽。且以表其深相愛慕之情也。

屋甚渠。庭甚除。拱兩手而閒居。何樂如之。顧無所事于閒。乃伐屋而瀦之。犂庭而茨之。扞扞而。敝筋骨而。胼手足。我旣無慮。人且無以途。是人也是果何爲者也。詩皇皇者華云。每懷靡及。每懷靡及。止言常恐不及耳。而毛以爲雖懷中和。猶自以爲無所及。鄭以爲每人懷私。則于事無所及。句之二先生者。豈非無所事于閒。而瀦屋茨庭者乎。鄭雖引春秋外傳以爲說。吾以爲外傳亦各自爲說耳。

古者登車有和鑾之音。謂馬動則鑾鳴。車動則和應也。鑾或作鸞。其義皆同。鸞以其有聲。鑾以其金爲之也。杜預左傳注云。鸞在鑣。和在衡。而毛氏詩傳云。在軾曰和。在鑣曰鸞。軾乃車內所憑之物。和在于軾。車動未必能鳴。衡輓之閒。與馬相比。動則有聲。此當以杜說爲正。

角弓。無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猱之性善登。教之登木。則登必高。塗之性善附。以之附物。則附必固。以喻小人之性善譏佞。而幽王好之。則譏佞必愈甚。故詩人曉之曰。王其勿教猱猱之升木也。若教之升木。是猶以塗塗物。豈有不附著者乎。言小人不可昵近。惟當信任君子耳。今王不知其然。于其九族之中。號爲君子。有徽美之道者。可親而不親。乃于譏諂邪佞之小人。與之連屬也。鄭氏箋以爲人心皆有仁義。教之則進。又謂君子得聞譽。小人樂與連屬。實所未喻。

白華篇。嘯歌傷懷。念彼碩人。實勞我心。正指申后爲碩人。如碩人其頤。衣錦綱衣。皆指美者而言。理明白而辭婉順。無一毫可疑。而說者乃以爲褒姒。一何所見之偏耶。

詩大明。會朝清明。毛云。會甲也。疏謂會值甲子之朝。不終此一朝。而伐殺虐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之政。毛云。會甲者。非訓會爲甲。以會朝爲會甲也。以會朝爲會甲者。謂其會于甲子之朝也。泰誓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又曰。羣后以師畢會。皆會集之明文也。會朝清明。言所會甲子之朝。不待前徒倒戈。已翦殷殺紂。天下翕然。變濁亂而爲清明也。疏謂甲子之朝。則誠是。而云會值。則與毛傳悖矣。

生民。或簸或蹂。毛云。或簸糠者。或蹂黍者。箋云。蹂之言潤也。春而杵出之。簸之又潤濕之。將復春之。趨于鑿也。疏孫毓云。詩之敘事。率以其次。既簸糠矣。而傳以蹂爲蹂。黍當先蹂。乃得春。不得先春而後蹂也。既蹂既釋之。烝之。是其次也。箋義爲長。李子曰。孫毓之言非也。蹂者。按抄之也。今之春者。既已簸去其糠矣。必須重爲蹂按。然後復投臼中而春之。先蹂後簸。自爲次第。然今蹂字次簸而言。則是未簸以前。將春之際。蹂雖不舉。其蹂自明。又既簸且蹂。必將復春。再蹂春。足以見趨鑿之意矣。孫取鄭說爲長。則必以蹂爲潤濕富之。以蹂爲潤。匪治攸聞。案鄭箋以蹂爲潤濕。取柔字爲義。孔疏以蹂爲蹂踐。以本字爲義。此以蹂爲蹂踐。則蹂當改蹂矣。于義未當。朱子集傳謂蹂未取穀以繼之。訓解既失。其大附錄于此。

卷阿篇。似先公酋矣。鄭云。嗣先君之功而終成之。說者曰。成王之所繼嗣者先王也。而云先公。公是君之別名。說者之言非也。士事也。公功也。先達例有此解。蓋先公卽是先王之功。

釋文云。錢銚。古田器。世本云。垂作銚。宋仲子注云。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

長發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荷天之休。傳曰。球。玉綴表旒。章箋云。小玉。尺二寸。圭也。大玉。珽也。執圭摺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繆焉。擔負天之美譽。爲衆所歸鄉。疏云。毛以爲湯受二玉。以作天子。爲下國諸侯之表章。鄭以爲湯受二玉。與諸侯會同。而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于繆。釋文。繆。所銜切。絳帛韻書。史炎切。旗幅爲繆。

古詩三百五篇。皆可聲之琴瑟。口詠其辭。而以琴瑟和之。所謂絃歌也。古人讀詩者皆然。使今學者。能彷彿于古人。則人心近正。庶幾詩樂之猶可復也。

莊公十一年。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言若之何不弔。所以致不敢不弔之意耳。以文勢觀之。其旨自見。杜註不弔。乃云。不爲天所愍弔。誤矣。襄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境。若之何不弔。曰。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于下執事。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厚成叔所謂若之何不弔。與弔宋之語。其意一也。杜于衛獻公無所釋。而于宋則遽謂不爲天所愍弔者。豈以爲莊公之傳。已有此解。而襄公之傳。不煩複說歟。以爲衛獻播越。乃其自取。而宋之大水。天實爲之。故獨謂宋公不爲天所弔歟。求之二說。俱不可得而通也。跡夫弔宋之語。至于若之何一句。則止容有天不愍弔之義。而厚成叔既云。若之何不弔。而其下方致弔辭。則不弔之語。必不主于天也。且客弔主人。必先指彼事。次道己愆。以相慰諭。然後弔禮成。